

黄 勇 刹
杨 钦 华
方 寿 德

编 著



歌王传

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歌 王 传

黄勇刹 杨钦华 方寿德 编著

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

歌 王 传

黄勇刹 杨钦华 方寿德 编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•

开本787×1092 1/32 13.625印张 280千字

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,400册

书号: 10113·288 定价: 1.10元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山歌体长篇传记文学。主人公黄三弟出身贫寒，目不识丁；可他天资聪敏，自幼勤奋好学，乃至歌才横溢，非同凡响，青年时代就蜚声八桂歌海，人民誉之为歌王。

歌王一生坎坷，刚正不阿。为了唱开不平事，几回入死又出生，一直唱到“文革”中受迫害而终。唱尽人间不平事，唱尽人民翻身作主喜，唱尽男恋女爱美好情。本书以多变的对歌盘唱为中心，铺陈故事情节，用生动的山歌刻画歌王的典型形象；山歌题材广泛，多姿多彩，脍炙人口，美不胜收。

目 录

歌 序	(1)
磨 针	(3)
葫芦装酒不在壶 (乎)	(5)
龙胆我要嘴含溶	(11)
难买师傅路边拳	(17)
特地来试你功夫	(34)
唱得戏院散了台	(39)
要装满篓才回乡	(45)
砸碎木鱼丢下河	(54)
情 蜜	(63)
勘紧添油莫换芯	(65)
割草坡上传情歌	(83)
后园柑果变石榴	(143)
只有穷家攀穷家	(171)
歌仙面前来定亲	(175)
鞭 蛇	(197)
莫变毒蛇把路拦	(199)
愿变苍蝇抱笔头	(237)
潮来浪去学水獭	(246)
坏人不除无太平	(274)
生死要唱不平歌	(285)

	五尺竹鞭收蛇魂·····	(289)
	但愿芯长油满盏·····	(305)
分	梳 ·····	(327)
	做鬼还要唱十年·····	(329)
	八角林里种甘蔗·····	(334)
	刀砍木梳断两节·····	(340)
解	冻 ·····	(353)
	打破樊笼飞彩凤·····	(355)
	三弟得了无价宝·····	(359)
	不会把凤赖成鹰·····	(365)
	做了坏事快交代·····	(368)
	千年沉冤大胆诉·····	(370)
	莫把砒霜当蜜糖·····	(374)
	有天哪怕无日头·····	(381)
遭	劫 ·····	(385)
	莫学周瑜耍阴谋·····	(387)
	哪帮哪派也不跟·····	(401)
	免受强盗把筋抽·····	(406)
	油炸猪肝心还焦·····	(408)
	歌魂心声万代传·····	(412)
后	记 ·····	(419)
附	录：关于黄三弟的山歌 ·····	(428)

歌 序

金樱花开千朵银，
金果银花我不唱，
枕榔结果万串金，
只唱壮家大歌星。

歌星名叫黄三弟，
歌王世代出身苦，
心地透明赛水晶，
黄连水里度一生。

歌王进山一开口，
百姓隔岭听他唱，
百鸟低头哑了声，
都要翻山会知音。

芦笙当过嫩竹笋，
红豆结在相思树，
香精出在八角林，
三弟山歌最动情。

吹起木叶风送云，
讲起三弟连情事，
唱起情歌海回声，
十个听了九个惊。

平生不学猫爪刺，
他的情歌甜过酒，
跟风摇摆乱钩人，
不知醉过几多人。

传说歌仙刘三姐，
哪比人间黄三弟，
成仙因为唱不平，
歌声留有血泪痕。

刀丛剑树包围紧，
为了唱开不平事，
弹丸飞过后耳根，
几回入死又出生。

吃尽黄连他最苦，
新旧社会来对比，

开口唱歌不离情，
出口成歌党最亲。

出窑的砖定了型，
任凭风浪重重起，

口吞秤砣铁了心，
难禁他唱党恩情。

可恨林贼“四人帮”，
劫数难逃他死了，

诬害歌王加罪名，
多少歌友哭断魂。

平反冤案党英明，
三寸钢刀吞下肚，

我来放声招歌魂，
割断肝肠割碎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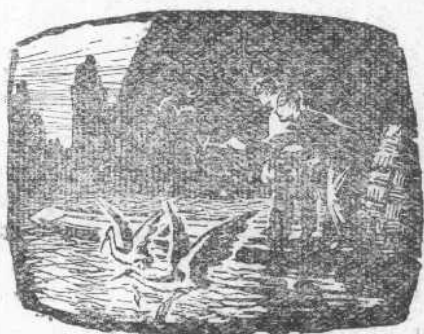
洒泪磨墨写歌星，
螺蛳生来多弯扭，

句句写实字字真，
骨壳包肉味鲜纯。

正直好比桧榔树，
要知歌王风情韵，

芬芳赛过香金樱，
《歌王传》里说分明。

磨 针



葫芦装酒不在壶（乎）

黄三弟的祖辈，原是广西宜山县宿潭峒人氏。宿潭峒与都安、柳城县相毗连，山清水秀，世居壮族。他的祖辈因生活所迫，后来又不得不离乡背井，帮工为生，辗转流落而定居于柳城县凤山乡赶羊屯，这里地处柳江河畔，水上交通比较方便，又是壮汉杂居区，壮汉文化交流比较密切融合。一九〇七年黄三弟出生在这水边村庄，从小就谙熟了纤夫拚搏的呼唤，挑夫沉重的足音，地主老财的奸笑，官僚恶霸的横行，穷人断粮的哭泣，雇工度日的艰难。赶羊屯的山水草木，山里人的离合悲欢，风土人情，在他幼小的心坎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赶羊屯边的鲤鱼冲，是壮族民间的歌圩地，远近的歌手以及能歌善唱的山里人都喜欢在这里集会对歌。三弟从小就好奇地跟着大人赶歌圩，各式各样美妙而动人的民歌，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灵，使他从小就受到了歌的熏陶。他的童年，是在歌的海洋里度过的。三弟七岁时就当了财主的短工，天天赶牛上山，常常听到别人奚落牧童的山歌，他心里不服气，可又奈何不得。一天，他忍不住去找本屯的歌师张天恩。张天恩问他：“对方唱了什么歌？”三弟照实说：

看牛娃仔臭日头， 天天骑牛走山沟。

口渴伸手扯甘蔗， 只会咬吃不知修（羞）。

张天恩启发他说：“在鲤鱼冲，你不是听过许多唱牧牛的山歌么？你怎么对答呢？”三弟立即随口背出几十首以牧牛为题的歌，接着说，他只好捡这首去对答：

看牛好， 看牛得耍又得玩，
不信你看朱洪武， 看牛娃仔坐江山。

天恩师傅赞赏他的记性好，同时又指出他的短处，并教他学会抓住尾巴的对歌法，对方的歌尾是：“口渴伸手扯甘蔗，只会咬吃不知修（羞）。”首先要对上这两句。然后才联系到朱洪武（朱元璋）当皇帝坐江山的现成句子，那就算对得准确了。言谈间，天恩师傅又问他想到了什么句子，他说：“骑牛吹笛哪怕羞。”天恩师傅道：“你的想法很好，我帮你修改联句就可以了。”接着师傅就唱起来：

短笛横吹哪怕丑， 长蔗直剥哪用修（羞）。
古今都唱朱洪武， 看牛娃仔管九州。

师傅轻轻地拍着三弟的肩膀问道：“坐江山与管九州、坐天下不是一个意思吗？这样唱如何？”三弟听罢，顿开茅塞，连连点头，如获至宝，手舞足蹈地笑着给师傅捧上一杯茶，唱道：

茉莉花茶斟满杯， 茶到面前你莫推，
徒弟来拜老师傅， 今生难忘这一回。

张师傅马上抓住他的歌尾对上：

这回给你宝葫芦， 喝酒拿杯莫忘壶，
葫芦装有四个字， 抓住尾巴莫含糊。

师徒唱着唱着，已是鸡啼三遍，师傅见时候不早了，才催促徒弟回去休息。三弟走后，师傅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，他以一个老歌手敏锐的眼光发现，他门下的三弟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小歌手。从此，他和盘龙塘的赵良斌、赖廷标，大水屯的张老溜等歌师们都费了不少心血，曾多次对三弟彻夜教歌，使他进步很快。但如何使三弟成才，成为真正的歌手，作为导师和师傅，他不能不多下些功夫，去苦心栽培，认真锤炼。

那天，三弟骑牛上了鲤鱼冲。一伙外村的看牛娃仔早就集中在对面的冲坡上，等候他的到来。而歌师张天恩、张老溜、赖廷标等也践约来到冲边。那群小家伙象一群鸚哥鸟“叽哩呱啦”地飞到歌师们的面前，有意背着黄三弟，一把拉住歌师们教他们与黄三弟对歌。歌师们满口答应。就隐身在灌木丛中，为小家伙们提词。一场有趣的小型歌会开始了，伙伴们按照树丛中的歌师提示先唱：

麻袋绣花我底子差， 可惜丝线可惜纱，
妹今绣花不成朵， 望哥帮妹解疙瘩。

三弟闻声答唱：

沙纸抄歌我底子薄， 你的疙瘩我难脱，
先找线头抓线尾， 我今试来歌接歌。

伙伴唱：

会唱山歌歌接歌， 会织绫罗梭接梭，
你定拜过刘三姐， 开口唱歌歌成河。

三弟答：

莫夸多， 我是嫩鸟刚出壳，
三姐教我抓歌尾， 望天滴露哪成河。

张天恩等一听，不约而同地拍腿叫好。接着就说：“完全可以进入正题啦！”于是就转到看牛的歌。伙伴唱：

唱歌先， 我把三弟问一遍，
你去帮人看牛马， 一年余剩几多钱？

三弟答：

辣椒种在苦楝根， 几辣几苦我难吞，
天天挨打又挨骂， 空打白工无分文。

伙伴唱：

真难过， 万般都奈命不何，
不做肚子又挨饿， 做了又挨人折磨。

三弟答：

日头落岭我进门，	老板稀粥一大盆，
手拿粥瓢舀三舀，	浪头打死几多人。

伙伴唱：

谁人来把稀饭喝？	谁人抵饿走牛坡？
谁人叫得河水涨？	什么流少什么多？

三弟答：

是我来把稀饭喝，	是我抵饿走牛坡，
是我流泪河水涨，	河水流少泪流多。

伙伴唱：

三弟生得人矮瘦，	为何逞能去用牛？
犁面割腿暗流泪，	耙齿戳穿脚拇头。

三弟答：

看牛回来把鞭丢，	老财又逼去用牛，
牛拖犁耙喘粗气，	畜牲替我叹苦愁。

伙伴唱：

看牛受苦先怪命，	也怪祖先不显灵，
看牛打工同命运，	风吹日晒雨又淋。

三弟答：

看牛娃仔“苦叮叮”，	风吹日晒雨又淋，
------------	----------

走路踩着牛脚印， 跌倒才知路不平。

莫怨命， 莫怨祖宗不显灵，
只怨老财心太狠， 如今世道不公平。

黄三弟刚唱到这里，张老溜等师傅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了，一个个小伙伴也爬起想溜。黄三弟还搞不清是怎么回事，突然，一个人从旁边走来，左右开弓打了他两个耳光，还边打边骂：“我不公平你就走。”黄三弟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定睛一看，才知是老板打他，很不服气，倏地站起，将手上的看牛鞭子丢掉，气恼地说：“走就走。”接着就唱歌顶过去：

茶子榨油仁不乌， 我今挨打心不服，
老天哪有绝人路， 葫芦装酒不在壶（乎）。

就这样，黄三弟打工，因唱山歌，先后换过七个老财。



龙胆我要嘴含溶

黄三弟和黄二弟，虽是同胞兄弟，但性格却迥然不同。三弟是块硬钢，谁敢欺负他，肯定是“不服气，葫芦下水不服沉”。他是“敢熔钢块做秤砣。秤砣虽小压千斤”的硬小子。而黄二弟却是憨厚温和，逆来顺受的老实人。黄三弟从七岁起就跟二哥到蒙村去打工，自从鲤鱼冲唱歌而丢了牛粮之后，他就和二哥分手，“这里不留人，自有留人处”，流落他处打工谋生去了。当黄三弟已被七次解雇之后，黄二弟还是在蒙村的老财家里逆来顺受地过日子。

黄三弟长到十二、三岁，个子虽还矮小，也做起犁耙的重活路了。真是“犁尾挟在夹指窝，犁浅犁深由牛拖”。夜晚睡在床上，周身疼痛，又是“心想翻身苦呀苦，骨头散如桶爆箍！”有一次，他在扛耙时被耙齿刺伤了脚后跟，只好卧床养伤。但他咽不下老板的“鼓眼饭”，逼着又回到自己家中来了。有天黄昏时分，他透过床边的篱笆眼，看见二哥也扶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走进门来。忙用“壮欢”歌问道：

伤痕象色鳞，	打断几条筋？
哪个是打手？	我去剖他心。